

天 豹 图

〔清〕无名氏 撰



目 录

卷之一.....	1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净街王仗霸凌贫.....	1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万香楼烈女全贞.....	9
第三回 铁罗汉活擒侠士小孟尝夜困园林.....	17
卷之二.....	25
第四回 僮生巧计贪欢放火仆察机关挟恨搜查.....	25
第五回 救火失了孟尝君报恩险遭大恶主.....	32
第六回 花子能堕楼埋计李荣春寄迹邻房.....	39
第七回 花虹挽妻惊绣阁赛金设计辱嫂嫂.....	46
卷之三.....	53
第八回 卢赛花伤情成怨李荣春女扮回家.....	53
第九回 万香楼花虹三上沉香阁恶妇阴谋.....	60
第十回 花府中姑嫂大闹绣楼上闺女盟交.....	67
第十一回 相府中恶妇求情玉珍观英雄病愈.....	74
卷之四.....	81
第十二回 施必显大闹花府曹天雄已归黄泉.....	81
第十三回 女结盟赠金送别净街王聘师报仇.....	88
第十四回 必显兄妹谢恩人子能夫妻再设计.....	95
第十五回 小吕布思兄探望曹天吉误打花家.....	102
卷之五.....	109
第十六回 施碧霞神针救兄飞天义别妹辞灵.....	109
第十七回 秦氏玩花楼图趣曹通养性获奇缘.....	116
第十八回 思谊盟独自无聊触奸情毒意残姑.....	123
第十九回 义婢含冤藏宦宅恶妇逞毒败门风.....	130
卷之六.....	137
第二十回 送回阳赛金附身闹酒楼英雄聚会.....	137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临扬郡陶天豹密探花楼.....	144
第二十二回 玩花楼奸淫难遁巡按堂铁面无私.....	151
卷之七.....	159
第二十三回 花子能被羞进京卢赛花逢妖受毒.....	159

第二十四回	陶天豹得铜求师万花山老祖炼丹.....	166
第二十五回	张环露泄施家信花虹到京谋私仇.....	173
卷之八		181
第二十六回	锦章欺君害忠良素娘恶夫思娇儿.....	181
第二十七回	一奉旨奸臣私托两筵席孽兽图欢.....	188
第二十八回	李荣春甘心待戮李国华置席谢恩.....	195
卷之九		202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终成呆汉佞残忠激动寇心.....	202
第三十回	施碧霞亲行讨救众好汉聚议下山.....	210
第三十一回	陈松遇鬼会英雄汤隆搬家归寨主.....	216
卷之十		222
第三十二回	天齐庙私议路径三英雄劫取钦犯.....	222
第三十三回	邱君陞怒发加兵强四爷搜捕受辱.....	229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卢赛花女扮男妆.....	236
卷之十一		243
第三十五回	汤胜姑活捉锦文施碧霞喜见荣春.....	243
第三十六回	元宰未会先讨敌君陞回朝奏情由.....	251
第三十七回	梅素娘贪欢杀主花子能绝欲探亲.....	257
卷之十二		266
第三十八回	必显计议抢景凡汤隆意外擒花虹.....	266
第三十九回	荣春救驾进仙丹锦章全家刑正法.....	273
第四十回	晏平侯会轴完婚太平王荣归团圆.....	280

卷之一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净街王仗霸凌贫

诗曰：

雨断云归甫作晴，夕阳鼓角动高城。
客愁正得酒排去，草色直疑烟染成。
莺为风和初命友，鸥缘水长欲寻盟。
不须苦问春深浅，陌上吹箫已卖饧。

话说大明成化年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姓李名芳，字荣春。因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怜孤惜寡，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就来李府向他求借，荣春无不相助其盘资，送他归家，故人人赠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孟尝君，又一别号为赛专珠。扬州一府无一个不知其名，无人不感其恩。况他祖公三代俱为司寇、司农，父、叔二人亦受司徒、司马之职，俱皆作古，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李荣春娶妻淡氏，完婚三年尚未有子。

荣春在家勤苦读书，今已中了解元，因老夫人在堂，不忍远离膝下，所以未曾进京赴试。又且家资百万，有进益，无亏损，真是日进千金，凡此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李芳吃过早饭。天气炎热，意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叙凉爽。遂到内堂禀知夫人说道：“孩儿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谈，不知母亲可肯准孩儿去么？”

李夫人就说：“我儿去去就回。”李芳说：“孩儿知道。”遂别了夫人，来到书房，换了衣服，带了两个家人，一个叫做来贵，一个叫做三元，随了李芳来到玉珍观前。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不知

在看什么。李荣春道：“三元，尔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里围住看什么？”

三元走上前一看，只见观门里坐着一个女子，低了头，前面放一条板凳，上面放一张纸，那纸上写着：卖身人施碧霞，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制，因被奸臣花锦章陷害，奏请被斩，家资产业一尽搜去，因此一贫如洗，只存母子三人，靡处求告。今欲要往宁波投靠亲戚，谁知来到此地，母亲一病身亡，哥哥现又卧病沉重，不知人事。奴家举目无亲，无奈何只要卖身，以备棺椁衣衾之费，免得母亲尸骸暴野。感恩不尽。买去之后，奴家只愿为婢，不愿为妾。

三元举眼观看，心中想道：“原来是个孝女。”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大爷，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因要往宁波去探亲，为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无钱收埋，故要卖身葬母的。”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就叫三元：“尔去与她说，叫她不要卖身，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闻小姐言此，不忍其心，欲助银子五十两以为收埋之费，免致小姐卖身。”李荣春又叫声：“来贵，尔回家去禀知太太，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以买棺椁衣衾收埋她的母亲。我要先去海丰寺。”来贵道：“小人晓得。”随即回家去取银。

再说三元来到观前，只见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三元见了，叫声：“道人，尔哪里来？我有话对尔说。”道人见有人叫伊，应声就说：“谁叫小道？”三元道：“是我。”道人一见：“原来是李府小大叔呼唤，小道未知有何吩咐？”三元道：“我且问尔，那施小姐到此，死了母亲，病了哥哥，尔就该代伊一走，来我家见我大爷说知，为其求借，怕没有银子与她使用？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这是何意思？”道人应说：“小大叔，尔有所不知，小道亦曾向

她说过，尔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向其告贷必然见允。施小姐道：

‘人生世上，素无相识而走贷于人，其理所无。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但与奴家老爹在日无瓜葛之亲，并非相知之友。而今我虽落难，母亲身死，哥哥病重，若到其府求借，得了银子而来费用，然夫人在于九泉之下必知此情，心亦不安。’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尔家大爷求借。”三元道：“这也罢了。如今尔可去对小姐说知，叫她不必卖身，我家大爷见了十分不忍，已差来贵回家取银子，我亦要去助他买的棺槨衣衾来与小姐相帮，尔先去对小姐说知。”道人应说：“如此甚好，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三元道：“我去就来。”此且不表。

且说道人走入观里来说道：“小姐且进去，有个好主顾尔不要卖身了。”道人又说：“列位请散了，此女子有人买了。”那些看的人见说有人买她，各人自己散去。列位看官，尔说这个道人为何不说明白？其中有因，所以惟言有个好主顾一语，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财，他故出此言，欲全小姐之意。若是说明，小姐又不肯受人财，而今天气甚热，致及夫人身尸臭坏，如之奈何？故道人只说有主顾，使施小姐不知头脑，等其收埋夫人事毕方要讲明。此且勿言。

单说施碧霞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便立起身要进房去，谁知才立起来，遇着冤家对头的人。

那小姐彼时坐的，低了头，面却向内的，而今欲起之时，将身一转，面却向外而起的，起得不早不迟，却被一个人看见了。尔说这个人是谁？原来此人姓花名虹，字子能，伊父亲名叫花锦章，官居当朝宰相。又有三位叔父，皆为巨官：其二叔名叫花锦文，官拜九州招讨使；三叔名花锦龙，官居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名叫花锦凤，乃先王驸马，是当今皇上的姊夫。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势，靡所不为，

又是色中的饿鬼，赫赫的名声，年纪二十余岁，生性狼心狗肺，正是：倚恃父叔官高显，威势拿来做泰山。

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气炎热，心中郁闷，欲到街中闲走玩耍，若有遇着美貌的佳人，他即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故人家妇女见伊一到，宛如鼠见猫一般，走得无踪无影，无处栖身，关门闭户。起他一个绰号，人人叫他“净街大王”，因他一出街上，成条街成条巷随即肃静，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所以人人叫他“净街大王”。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妻秦氏，乃当朝镇殿将军秦泰之妹。那三十一个小妾，只有三个是买的，其余二十八人俱是人家抢来的。凡他所有抢来女子，若中意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若不中其意的，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正是：佳人不敢窗前立，秀女闻声亦闭门。

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即告于本官，官府见是花家名姓，遂批不准，故此处的人见官府怕他亦莫他何，惟是避他而已。此且按下。

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观前，忽见了施碧霞，心中大悦，口称：“好个女子！”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一个名花吉，一个名花祥，一个名花荣，一个名花福。花子能道：“花吉，尔将道人叫来。”花吉闻言即走上前叫声：“道人，少爷叫尔。”那道人见是花子能叫他，心中暗暗叫苦道：“又冲犯着这个色中饿鬼，却如何是好？”没奈，叫声：“小姐先进去，贫道就来。”慌忙走上前道：“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花子能道：“我且问尔，这个女子哪里来的？”道人应说：“她乃山西来的。”花子能问道：“她来此何事？”道人应说：“她为有一个亲戚住在浙江宁波府，伊要往宁波去探亲的。”花子能道：“尔这道人好不正庄，尔乃出家人，焉得窝藏妇女？快快说来。”道人答道：“少爷休得取笑，内中有个缘故。她母子三人行至此所，母子俱病，无处投宿，兼盘资费尽。贫道乃出家

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一间空寺房屋，故借其母子暂宿一夜。不料其母子身中乃染疾病，故有多住几日，却是无奈何的。此女子之母昨夜西归，收殓之费一毫无有，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更言甘作人婢，不作人妾。”花子能道：“什么小姐？”道人说：“少爷，尔有所不知，伊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制，小道故称其夫人、小姐。”花子能道：“蚂蚁之官，什么稀罕？那卖身女子叫做什么名字？”道人说：“她姓施，名碧霞。”花子能道：“碧霞，碧霞，必定服侍我少爷。”就叫花祥：“尔快去叫轿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又叫花吉：“尔先回去吩咐家人，嘱其府中铺设整齐，张灯结彩，等我少爷回来成亲，而今凑成一盘象棋。”何言凑成？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人之数，加之施碧霞，合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之象棋子乎？那花吉、花祥分头而去。

道人心中暗想道：“怎么一句话也无，竟然用强抢去？怪不得人人号他叫做净街大王。也罢了，待我说出李荣春来，看他如何。”随即说出，叫声：“少爷且停，这个施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应道：“尔这贼道人，可晓得我花少爷么？天不怕，地不怕，除了君父外还怕哪个？尔就将李荣春要来挟制我么？”一连将两手掌，打得道人两手捧面，叫道：“少爷不要怒气，是贫道说错了。”那花子能即刻叫：“花荣、花福，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在江都县，打他四十大板，枷他四个月，勿许他在这玉珍观出家。”那道人原晓得他的厉害，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念同乡之友乎，而且李荣春又是官家子弟，可得相让其面上乎。谁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无情无义之人，只作不知道三个字，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来挟制，更打了两手掌，尚且不饶，还要拿去送官打枷。那道人急忙跪下叩求道：“少爷，原是小道不是，求少爷饶了小道罢。”那花福、

花祥在旁做好做歹道：“少爷，念他无知初犯，饶了他罢。”花子能道：“若下次再如此，定不饶尔。”花福道：“道人快叩头拜谢少爷。”道人连忙叩了四头，爬了起来道：“请少爷里面坐。”

花子能走进观来朝南坐下，道人连忙拿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只见花祥押了轿子已到。花子能叫声：“道人，轿子已到，快叫她上轿。”道人应说：“待小道去请她上轿。”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口称：“花子能啊花子能，尔何故为人太不良心？她母死兄病无人看待，尔一见立刻要抢去。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恐小姐不肯上轿，原是我的干系。罢了，但事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遂走到内房来。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他进来。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原欲再看施碧霞。谁知施碧霞跪在床前面朝里而泣，花子能却看不见面，只见她的背后而已。忽见旁边卧一个青面獠牙红须的大汉，花子能一见大叫一声“哎哟！”回身就走，花祥、花福说：“少爷，何故如此？”

花子能应道：“施碧霞房内有个青面鬼。”花祥道：“青天白日哪里有鬼？此必是人生得貌丑，少爷不必惊怕。”再说道人走进房来，叫声：“小姐休得啼哭，快些上轿，好将银子来备棺木，如此炎天，休得耽搁了。”只因道人怕事，故此含糊而说，也是施碧霞命该如此。正是：为人在世总由天，善恶到头终有报。

话说施碧霞听了道人的话，花容失色，手足如冰，说道：“长老为何就叫奴家上轿？尔看我哥哥，奄奄只有一息之气，昏迷不省人事，就是母亲也须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怎么一些无备就叫奴家去了？”道人听了想道：“如今怎么是好？那花子能强要，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若再迟延，恐遇了李府大叔来到，事又是不妙的，如今只得骗她便了。”遂说：“小姐，尔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因本处乡风

必须人先到其家，他然后将银付出，如今小姐且去他家，若说夫人收殓，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收殓就是，尔家大爷，小道亦自然去请个医生来与他看病，这两件事算在小道身上。”施碧霞听了道人这些言语道：“必要人到才付银钱么？”道人应说：“正是。”

施碧霞听了，心中好不苦楚，犹如乱箭钻心一般，跪倒在地，叫了一声：“亲娘啊，尔的命好苦啊，若是在着府中好不风光，霁日高车驷马好不威风，谁知被奸贼屈害了爹爹，家私抄灭，我母子三人无奈要到宁波投我姑丈家中暂住。谁知来到此处，母亲病危，哥哥亦病，指望母亲病好、哥哥病痊，我心则宁。何知母亲一病而亡，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叫女儿如何是好？更兼又无一钞可用，今日只得卖身收殓母亲。哪知此处乡风要人先到他家而后付银，如今女儿去了，哥哥现又得病沉重，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入棺。母亲啊，为何死得如此苦惨？”说罢放声大哭，抱住伊娘尸首不肯放离。

道人见了也觉伤心，不觉双眼亦下泪来，遂说：“小姐不必悲哭，事到其间却是没奈何的，快些上轿，倘或夫人臭了尸首如何是好？”施小姐道：“尔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念我母子乃异乡之人，把我母亲生成收殓，我的哥哥尔亦应代我请医与他调治。”说完便跪下托付，那道人亦连忙跪下说道：“小姐请起，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不须致意。”施碧霞才放心，乃立起来说道：“长老，我母亲收殓之时须要请一二名妇人服侍才好。”道人道：“这个自然。”施碧霞抬头一见，兄长昏迷不省人事，不觉心酸，泪流满面，叫声：“道长，奴家兄长病重，望道长须要小心替奴家延医调治。若得病好，奴家自当报答。

倘或有些长短，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道人应说：“小姐不必吩咐，小道自当留心，请小姐快些上轿。”施碧霞心如油煎，

三回九转不忍离身，那花祥又来催逼上轿，施碧霞没奈何，只是哀哀哭哭上轿而去。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万香楼烈女全贞

话说花子能见施小姐上了轿，遂喜洋洋地进前跟随了轿而去。道人见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心中想道：“小姐啊小姐，非是贫道敢来骗尔，实是出于无奈，若再迟了又恐李府家人来到，若知此事又是贫道的干系。如今只等李府家人来到与他说明，那时随他到花府去吵闹，就不干我事了。”

不说道人自思自想，且说来贵回到家中，正吃午饭的时候，遂将此事禀与李太太知道。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取银五十两与来贵去办。”那淡氏大娘道：“婆婆，我想妇人死尸必须妇人收殓才是，不如叫王婆前去服侍下棺，不知婆婆心下如何？”李太太道：“媳妇，尔说得极是有理。”便叫王婆前去服侍。来贵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来贵道：“我去买棺木，三元哥，尔同王婆先去，但此银子必须交施小姐亲收。”三元说：“晓得。”遂一齐直走到玉珍观。三元道：“道人，尔去请施小姐出来，银子在此要交与她。”道人应说：“即交小道也是一样的。”三元道：“要当面交与小姐的。”道人暗想：“料瞒他不过的，待我向他说个明白，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遂说道：“小大叔，若说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抢去了。”三元道：“尔这道人，做什么勾当惹伊抢去？”道人说道：“小大叔，难道尔不晓得他的厉害？小道只说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爷买了，他就将两个巴掌打得小道满面通热，他尚不肯歇，还要将小道送交县官去打枷。小道再三哀求才歇，实不干小道之事。”三元道：“歹了，歹了，别人由他抢去，我家大爷周济的人尔也敢抢去了。花子能，尔这狗王八、小乌龟真不仁，不是我说夸口，别人怕尔，我家大爷是不怕

尔的。道人，这里五十两银子拿去快办丧事。王婆，尔进去照顾照顾。我去报与我家大爷知道。”说完，就行如飞地去了。那道人同王婆进房来，道人说：“此位就是施大爷，生成如此奇形怪状，却不要害怕他，我去了就来。”说尚未毕，只见来贵买了棺木已到，道人也得此事对他说明，来贵闻言，一时大怒，将花子能名姓大叫就骂不绝口，也来帮助道人料理丧事，又请医生来看施必显的病，按下不提。

再说花子能押着轿子来到府中，吩咐家人预备今晚成亲物件。此时施小姐轿已到内堂，那三十一个偏房小妾早已闻知娶了施小姐回来，遂大家商议前去接她。那些小妾多是艳妆打扮，抹粉涂脂，走到施碧霞轿前叫道：“小姐请出轿。”施碧霞一看，心中暗想：“为何这些女子尽是艳妆娇娇打扮？看她们这等举动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样，若是下等之人，又不是这般打扮，奴家到此还是做丫头，为什么小姐称呼？看此家却是个大官家，只是这三十余人教奴家如何称呼她？”只得叫声道：“列位请。”这些小妾一齐说道：“小姐请。”遂将施小姐引上万香楼。这些小妾道：“小姐请坐。”施碧霞道：“列位请坐。”

才得坐下，只见丫头捧了三十二杯茶来，各人吃了茶。又见花子能也上楼来，各人立起身叫道：“少爷来了。”施碧霞也立起来，见她们叫少爷，也随口叫道：“少爷万福。”满面含羞，正要跪下去，花子能道：“不要如此。”一手扶起，再将施碧霞一看，说道：“果然生得妙，还是我少爷的好造化了。”乃执其手叫声：“这里来。”那施碧霞连忙顿脱了手。此时心中已经明白，想道：“他必是官家恶少爷，奴家好比鲜鱼上他的钩钓。不知道人因何瞒我，奴家因时忙意乱，不曾问得明白，被伊骗了来此，看伊行谊乃是不良之徒，不然为何小妾如此之多？奴家自有主意。”花子能叫道：“碧霞尔来，少爷

与尔说话。”施碧霞身子却不肯动，只答说：“少爷有何话说？”花子能走上前来，双手拦腰一抱。施碧霞心中大怒，将身一闪，将手一推，将花子能推跌了一跤。花子能爬了起来，心中大怒，骂道：“尔这小贱人，敢如此大胆么？我少爷的名声谁人不怕，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爷。尔这贱人敢如此放肆。”遂叫丫头：“将这贱人的衣服都剥了，按倒在床好与我作乐。”

这些小妾一齐道：“少爷不必生气，念伊新来的不晓得道理，暂且饶她初次。”又道：“施小姐，尔乃聪明伶俐的人，山西来到此处遇着我少爷，可知古人说得好：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家少爷因爱尔花容月貌，生得美妙如此，叫尔几次不来他不怪尔，若是我们如此，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我们好比群花劝牡丹，凡为人万事总要耐性。尔可知花府的威风谁人能及他？吃的俱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呼奴唤婢，尔若从了他好不受用。”施碧霞道：“若不从便怎么？”花子能道：“我怕尔不从么？尔今到此犹如飞虫投入蜘蛛网，看尔飞得出去么？”施碧霞道：“啐！休得胡说，尔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觑了，我祖父亦曾做过冢宰之官，就是我爹爹亦受总制之职。奴家算是千金小姐，现虽落难，不致狼狈。况我在上尚有哥哥，日后青云得路，恢复我祖先之职亦未可料，何其欺辱，尔亦不要看错了。”花子能道：“尔说尔家曾做官么？依我少爷看起来犹如芝麻大的官，待我少爷说出来，恐连尔的魂也唬出来呢。”

我爹爹花锦章，官封一品，当朝宰相；我二叔花锦文，官居九州都招讨；三叔花锦龙，亦受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花锦凤，他的官最小，现今是皇上的姊夫、先王的驸马。我名花虹，字子能，莫说是尔，就是文武官员谁不怕我花少爷？”

那施碧霞不听此言便罢，听了一时心中大怒，柳眉倒插，暗想道：“原来杀我父亲就是他么？待我先杀了此贼为我爹爹雪些怒气，然后再杀其父叔便可报仇了。”又想一想道：“不可，我杀此贼不难，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观，岂不害了我哥哥，绝了施家香烟？等待哥哥病好再来报仇便了。”遂叫声：“花子能啊花子能，尔这狗奴才，尔这小贼囚，凭尔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我施小姐是不好惹的。自古至今须当依礼而行，何曾见灭孔门大礼而就犬意？任尔势大如天，我施小姐是不怕的。尔若见机者快些下楼而去，如若不然恐难逃我施小姐的拳了。”花子能道：“尔这不识好歹的贱人，既然愿将身卖，哪里有人来买尔？多亏我少爷收留了尔，也有轿子接尔来的，也不为无礼了，反说我灭礼么？”施碧霞道：“啐！奴家母亲身死，奴家卖身收殓愿做丫头，若要奴家为妾，除非太阳西升东沉，水向上流即相从也。”

花子能道：“尔休得嘴硬，尔若是和和顺顺便罢，再敢如此硬强，我少爷是不依的。”一面说一面走近身边，一手伸去摸她的乳。施碧霞就将左手撇开，右手一连几个巴掌，打得花子能叫喊连天道：“好打、好打，尔这贱人当真打了我么？”施碧霞道：“就打死尔这贱囚亦何妨？”说声未完，一连两手几个嘴巴，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头眩心痛，一跤跌倒在地上。这些小妾扶起花少爷，个个埋怨施碧霞，说道：“施碧霞，尔休得装呆，少爷是打不得的，打了少爷是有罪的。”花子能气得咆哮如雷道：“尔这贱人，今日敢打主人么？我送到官去打尔下半截来，尔才晓得我厉害呢。”施碧霞道：“我是不怕人的，若还说尔是主人，为何逼奴为妾？就到当官奴是有理，凭官判断也不能从的。尔们这一班歪货不要帮其恶、助其凶，大家驶了一帆的风，我是坚心立志不从的，看尔们怎奈何得我。”

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请教师习法的人，学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为何一个女子也打她不得过呢？为了酒色太过度，虽然拳好，但奈脚步空虚，况施小姐是个将门之后，武艺精强，那花子能哪里是她对手？故被施碧霞连连打跌了两倒。只是心中气恼不过，若要认真呢又打她不过，若要歇呢心中又不愿。回意一想又爱她生得美貌，故假笑脸道：“怪是也怪尔不得，但山西人原是抠蛮的，只是来到此处就比不得尔山西了，尔就应学此处的风俗，万般总要听人劝解。”口里虽是说，两手又来摸她的胸乳。那施碧霞将手一拨按倒在地，等伊爬起来又将脚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花子能叫声：“嗟唷！”双手捧屁股臀上道：“尔这贱人敢如此撒野。不好了，屎都踢出来了。”又道：“尔们这些贱人坐视不救，却呆呆立着看视。”这些小妾道：“少爷尚且跌了三倒，何言我等哪里是她的对手？”花子能此时发怒如狂道：“尔这贱人好不中抬举，敢如此无法无天么？尔们将这贱人与我捆缚起来。”这些小妾大家上前劝道：“少爷不必生气。”花子能道：“这个娼根敢如此无礼，将她捆缚吊在花园树上，活活打死她。”这些小妾又劝道：“少爷不必生气，大人莫怪小人之过，今日是做亲不成了，等待三日，我们劝她回心转意便了。”花子能道：“我若不念着众人面上劝解，就将尔活活打死。”遂怒气冲冲走下楼而去，这且不言。

再说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下棋谈叙。那法通长老只得三十多岁之人，兼有道德，更学的琴棋书画无所不晓，虽然是个和尚，往往与俗人来往周旋，就是这些士人因他一团和气，都爱与他相处，所以李荣春常来与法通长老闲谈。那日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着棋，只见三元跑到里面叫道：“大爷不要下棋了，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抢去了。”李荣春道：“施小姐被花子能怎么样就抢去了？”三元

道：“因被他一见就抢去。如今大爷快到花家去讨了他回来，若是迟缓就无用了，许时就不是原封货。”李荣春道：“胡说！我且问尔，方才吩咐尔的银子可曾挪去么？”三元道：“小人已挪去，本要交与施小姐，因她被花子能抢去故交与道人。”李荣春道：“只要有棺木之费就罢了，施碧霞又非我的亲戚，何必我去取讨，我也不要见花子能这禽兽的人。”这正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香自主张。

那李荣春乃仁厚君子，素乃不犯女色，那花子能平生不仁，恃强为胜，李荣春虽然不怕他，奈之何，而去要恐闲人的闲话，知者说我义气，为其路见不平；不识者道我为贪其容貌美丽与之争夺，恐有闲人是言，所以不往，只叫三元回去便了。那三元只望李荣春去花家取讨施小姐回来，他在外面也有风光，亦有脸面，谁知李荣春竟不以为意。那三元心中一想，道：“必须如此如此。”遂叫：“大爷，尔说罢了不去与他计较，依小人愚见是罢不得的，必要向他理论为是。”李荣春问道：“为什么样一定要我去取讨？”三元道：“那花子能平日作恶多端，今日又抢去施小姐，必然逼她成亲。那施小姐乃总兵之女，千金贵体之人，必知守礼，定不肯做他小妾与他成亲。想花子能强暴成性之人，焉肯干休？如此看来，两个必然打做了一堆。尔想花家人众几多，施小姐乃一个孤身妇女，如何是他对手的？大爷啊，尔是济困扶危的好汉，必须去救她出来才好，不然就被旁人议论说大爷的人被花家抢去，连讨也不敢去讨，岂不被人笑杀？”李荣春道：“怎么是我的人？”三元道：“施小姐卖身葬母，大爷将银周济她，虽然大爷不要她，在旁人总晓得是大爷买的人了。”三元话说未完，忽然肚痛难当，李荣春道：“尔既肚痛可先回去，我就自去对他讨人。”那三元随即先回去。